

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……”

天高云淡，枫叶含丹。在这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华诞的金色时节，站在壶口瀑布的山崖上，你才能真实感受、切身体验黄河昂扬雄浑的气势、奋发激越的力量、不屈不挠的精神，这正是我们炎黄子孙“民族魂”的时空演绎、物化展示和人文形态。1938年9月，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，著名诗人光未然在这里临河观

壶口抒怀

邂逅的壶口瀑布，不仅是中国第二大瀑布，而且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金黄色瀑布。位于陕晋大峡谷的中间，西临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，东濒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壶口镇，集大河峡谷、黄土高坡、古窟窟洞为一体，凝聚了丰富深厚的史绪文脉及壮美多姿的自然景观。

我们是从延安壶口乡进入黄河壶口瀑布国家地质公园的，只见壶口两岸高山对峙、河谷夹岸，那深褐色的山岩，那刀劈式的折叠山

被誉为“江南明珠”之称的天目湖，有着3000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区，青山环绕，山水相依，风光旖旎。这里竹林密布，环境优雅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沁人心脾。

山水滋润天目湖

郭树清

近年来，多次去过天目湖，但随着季节的不同，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感受，尤其是夏季。清晨，天目湖在朝霞的呼唤中睁开了多情的眼睛，闪烁着金色的灵性，清新怡人。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，闻着山野花香的气息，来到太公山，走上103级台阶，在绿荫深处

登平台，听着舒缓的迎宾曲，注视着姜太公钓鱼台遗址，那种采奕奕的姜太公垂钓的姿态，真有飘飘欲仙之感。人们在高大的姜太公紫铜塑像前祈福，周围的树枝上挂满了红红的平安符，一阵风吹来，它们飘荡在枝端，宛如开满红红红火的“仙花”、“佛花”、“榴花”。

沐浴着和煦的阳光，天目湖在青山掩映下，烟波浩渺，透莹清澈，山碧湖翠，倒映其中，秀美神奇。太阳高悬，闪着灼人眼目的光辉，天蓝的如莹莹的丝绸，轻柔地笼罩在湖面上，让人顿感静谧清凉。天目湖是鸟的乐园，眼下正值鹭鸟繁殖季节，湖面上空成群的白鹭展示着优雅的身姿自由翱翔，湖中的水鸟翩跹于碧水之上，畅游嬉戏，成为景区一道特有的风景。

漫步在南山竹海，山峦滴翠，郁郁葱葱，绿荫底下，山泉淙淙，山路旁野花盛开，蝶飞鸟鸣，令人深感山野的恬淡。放眼望去，景区内峰、峦、岭连绵起伏，满目苍翠茂密的竹海风光一览无余。延绵的翠竹亭亭玉立，随山势起伏，蔚为壮观，好似波涛翻滚，绵流不绝。清风吹拂，薄雾青纱般舒缓，飘散聚合，海市蜃楼般迷离。

登上野趣横生，自然生态和谐的龙兴岛，欣赏活体蝴蝶馆，探寻蝴蝶的奥秘，望着五彩斑斓，翩翩起舞的蝶影，使人宛若置身仙境，兴奋不已；经年累月流淌的白龙瀑布水花四溅，水气缭绕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五颜六色，光彩夺目；还有那掩映于茂林山溪间猎人的山棚，给人以原始而朴实生命体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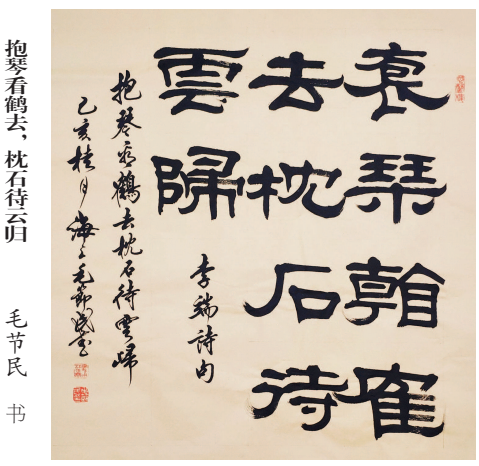
夕阳西下，日光斜照，山山水水映



衬着蓝天白云被晚霞点染，紫光微微，清风徐来，如在画意里，如在诗情中。晚霞渐渐逝去，一轮清晖从山水间缓缓升起，波光潋滟的天目湖笼罩在了一层薄雾里，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瑰丽图画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华灯初上，我们在当地的宾馆品尝了天目湖的特色菜肴，砂锅鱼头、清蒸鲜鱼、清煮鲜虾、湖鲜螺蛳、笋干烧肉、乌骨鸡、鸡米饭……热气腾腾，喷香扑鼻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天目湖，大自然留下的杰作，是丰沛甘美的山水养育着这片神奇的土地。在这如画风景里，静静地品味，细细地感受，身心在山水间沉醉，精神在旅途中愉悦，养身养心，轻松自在……



抱琴看鹤去 枕石待云归 毛节民 书
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壮阔景象，那种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豪迈气度，令人惊心动魄。可以想象黄河一路浩荡穿行流至壶口时，宽约400多米的河床，突然变成收缩到仅四十多米宽、落差近50米的水流，其形态如巨壶收口，一下子沸腾起来，咆哮怒吼，排山倒海，因而冠名壶口瀑布。

在崖口近距离观瀑，尽管那无数飞溅的水珠打湿了人们的衣衫，留下了点点黄色的水花，但大家还是那么高兴地欢呼，这可是我们民族母亲河的亲切留念呵。那铺天盖地的河水，如巨龙鼓

浪，如万马奔腾，从高崖倾泻而下。吞云吐雾，水花飞舞，烟雾弥漫，真是“收来一壶水，放出半天云”。那呼啸而来的黄色

波涛，含有大量的泥浆，因而使河水极富厚重的质感。特别是在陕北高原纯净的秋阳映照下，折射出

鎏金般的璀璨光泽，显得那么壮丽而辉煌。随后在水光的映照下，幻化放射出道道彩虹，五色斑斓而空灵绚丽，犹如仙桥飞架，又似长鲸吐虹。由此形成了黄河壶口的著名十景：彩虹飞渡、天河悬流、黄河惊雷、壶底生烟、孟

门月夜、卧镇狂流、冰瀑银川、石窝宝镜、旱地行船、十里龙槽。

我曾游览过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，我觉得它是浩瀚而广域的水量、宽阔而宏大的瀑面名列世界第一。要说到瀑布的狂野不羁、澎湃汹涌，那是不如振聋发聩的壶口瀑布的。我也曾到过我们中国的黄果树瀑布，尽管它是在中国名列第一，但它是

以水势晶莹丰沛、瀑面如镜明净而为人称道，但要论到瀑布的气势磅礴，恣肆激越，还是逊色于壶口瀑布的。壶口瀑布的强悍雄劲、跌宕奇崛，如猛虎出笼，似鹰击长空，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心灵上的震撼。陕北延安的儿女，乃至整

个中华民族都从这里吸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的进取意志。

黄河之水从壶口形成瀑布奔涌而下，以每秒数千立方米的巨大水量，冲刷而成了一条“十里龙槽”。龙槽中的黄河之水，涛鸣浪急，像一条浮游奔腾的黄龙，向着东方一路高歌、砥砺前行。此刻，在壶口的一个高坡上，响起了节奏明快，铿锵粗犷的安塞锣鼓，随后是一声直冲云霄的唢呐声，引出了一位陕北民歌手豪放高亢的信天游“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……”伴着黄河的浪鸣涛吼，在天地间组成了一首壮丽七十年、奋斗新时代的豪迈乐章。

公牛，也有母牛，可我还是听出来，喀什的牛，即便是闹夜的孩子，都会发出成熟男子的叫唤声，它们都愿意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沉得住气的、淡定的，甚而，大智若愚的——男人。

这么想想，就会笑出来，躺在被窝里笑。半夜三更，听着牛叫声，猜测着，酒店后窗外大片伏地的土坯房子里，住着不少牛吧？也许，很多很多。

去帕米尔高原的路上，白沙湖边，柯尔克孜族人家敞开大门欢迎途经的客人。崭新的黄色房子，崭新的地毯，让人舍不得穿着鞋子进去。脱鞋，光脚踩在紫红花纹地毯上，凉凉的，干干净净的。请坐，请坐，女主人用生硬的汉语招呼，然后，我们就坐在了他们家的地炕上。

女主人端来自家的大盆酸奶子，大块烤馕，还有一只绿



天涯小楼随笔

鲍晓峰弟来电，说我为他写的对联，把“星辰”写成了“星晨”，有人说是错误的。放下电话，想想是错了，立马重写了一副，用国际快递从大阪寄去浙江浦江。

仔细想想，好像古书里看到过“星辰”的，而且这一副对联，我是抄了吴让之的原文，他写的是小篆，我则以行书成之。找来找去，吴让之的对联的图片找到了——名高北斗星晨上，诗在千山烟雨中。

查了查《说文解字》（我国最早的权威字典），有“辰”也有“震”，但并未说明相通，仅在“震”下注明“或省作辰”。又检阅了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、史恩绵的《说文易检》和日本的《篆刻字林》等书。终于明白了。“星辰”，原先是“星晨”。古文中，在星辰这一意义上，“震”和“辰”相通。“晨”最早写作“震”。所以“星辰”、“星晨”、“星震”是一样的。

但是，在一般的用法上，在自话文里，还是“星辰”为妥，大家都习惯了。歌手嗷嗷地唱着“昨夜星辰……”字幕打出“星辰”观众都会以为打错了的。当然，在书法篆刻的领域里，作“星晨”，毫无疑问是没有问题的。

段玉裁是清代人，公认的研究《说文解字》的权威。在那个时代，研究小学（文字学）的，大有成就的，所在多有。有学者说，因为清初的文字狱，造成了学人都投向故纸堆，去研究古文字，与朝政绝缘。所以有清一代，文字学达到历史的高峰。不但涌现了许多文字学家，也造就了许多擅长篆书的书法家。

友人委我篆刻姓名印时，常会遇到尴尬处。因为有许多字，古代的写法与现代不同。有的甚至根本没有，要去找代用者。

现代人常用的“辉”，古篆作“暉”或“輝”；“斌”古篆作“份”；“杨”古篆作“杨”；“洲”当作“州”……

倘依照古篆成印，那末，在法律意义上，这不是你的信物。因此，遇到这类文字，我一律造一个新篆字，不遵古律。“张辉”就是“张辉”；“李斌”就是“李斌”。

当然，如果在闲章里遇到这些字，应从古律，用本字。可惜，也会遇到尴尬——我刻过《说到人情泪欲流》，要命的，“泪（淚）”的本字是“涕”，如果刻作《说到人情泪欲流》，小朋友都会大笑。我只好自说自刻作“淚”。

二十多年未见的杨晓珍妹赏饭，且挑了很有诗意的国泰电影院的楼上。从前她精瘦精瘦的，现在略见丰腴。比从前更具明星相，依然风采熠熠。她是朱逢博大师的传薪者；主唱过

《白毛女》。那时，颜值高，歌声美，台风靚。唉！一个遥远的故事。

上一次见面，是在她移居香港以后，我途经香港回内地。我记得还问过她练不练身段，她在唱白毛女前，是京剧院的演员，做功唱功俱为一流，是有名的后起之秀。

说起她改行当独唱演员，也真是因缘际会，一段巧合。当年逢博老师主唱白毛女，想设一个B角，而在本剧组里一时找觅不着。有人推荐说京剧院一个小姑娘唱歌极为出色，便把晓珍妹找来试唱。逢博老师大为满意，立即把她调到了上海芭蕾舞团《白毛女》剧组。

那时，《白毛女》剧组是样板团，调人当然畅通无阻。

我们是老邻居。她虽然没有学过篆刻，却也常去看望钱君匋老师。和我一样，都叫钱家伯伯的。在晓珍妹眼里，钱家伯伯是一位有趣的老人。她说，有一次，她见钱家伯伯和钱家姆妈在吵架。原因是要去参加别人的婚宴，需要一个红封袋。钱家伯伯把礼金装入白信封，又用红颜料把信封涂成红色，结果钱家姆妈变成了红手掌，大不高兴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不像现在的烟纸店里都有红封袋，随便走走，就能买到。

其瑞宗兄打电话给我，说读了《夜光杯》上的《张颂华》，感慨不已。又深自忏悔，说当年把张颂华的印章删掉很不应该。

我已完全忘记有张颂华那回事。一九八五年，上海书店打算出版《陈茗屋印存》时，其瑞宗兄是责任编辑，他和叶青兄在审稿时，曾删去了一些印章。他说他删去了《张颂华》。而我印象至为深刻的是，他们坚决主张删去《张爱玲》三字姓名印，还说这种写小说的女人没必要放在印谱里。其实，他们误会了。这个张爱玲是我当时工作的十二中学的毕业生，许多届的羽毛球世界冠军。好像是一九八四年，她是团市委表彰的青年突击手，一共有好几位。团市委委我刻印作为奖品颁赠给他们。和那位色戒的张爱玲风马牛不相及。

《陈茗屋印存》是一九八八年底印成的，我已去了日本。记得还得到了八百几十元几毛的高稿费。当时，我是停薪留职，而学校又正在准备建茅丽瑛烈士塑像。她是十二中学的前身启秀女中的职员，一位伟大的爱国民主主义者。我把这笔稿费捐赠学校，塑建了烈士的半身像。

现在，十二中学已不复存在，校舍给了启秀实验中学。半年前，现任领导嘱我书写了“百年启秀”的匾额，悬挂在纪念堂门口。我去参加了揭幕仪式，瞻仰了已被移到东墙边的茅丽瑛烈士像。当初，是矗立在校门口的。

脸蛋有些皴裂，他站在家门口，和我们挥手告别，他的身旁，站着他小小的弟弟。

下坡时，听见一声牛叫：哞——是悠长的男高音，带一点点浪漫色彩，却并不浮夸，而是，持重与深情的。回头看，却并未见到牛，只有柯尔克孜族少年和他的弟弟，挥着的手还没放下。我猜测，也许那是一头年轻的牛吧，也许它住在某一栋崭新的黄色房子里，也许，是柯尔克孜族少年和他的弟弟养的吧？

可真是的，喀什的牛，每一头都是一个男人，它们叫唤出的，就是成熟男子的声音。这么想着，我又忍不住笑了，笑完，回过手，朝着越来越远的柯尔克孜少年和他的弟弟再一次挥了挥手。

初到高原的人，可能会不适应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到喀什去 责编：殷健灵

说到人情泪欲流



说到人情泪欲流



每一头牛都是一个男人

薛舒

寸彩照，占据极小的一块。集体照，四排男孩和女孩，身后是粉红墙的教学楼。

“这是哥哥的学校，毕业照。”他指着其中一个圆脸白皮肤少年说。小男孩一转身溜出去，一分钟，牵引着一个圆脸红皮肤少年进屋了：就是他，哥哥！

哥哥笑盈盈，低下了头。哥哥在援建的学校里拍了小学毕业照，哥哥住读在学校的时

十日谈

到喀什去 责编：殷健灵